

T 2516/4823

2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6 1964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元末史

明儒趙維禔節

元臣脫脫本

列傳

李綱

金人圍都城朝野更日輸金帛而虜未索不已時四方
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綱上奏言金人勢衰無厭其勢
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
者已二十餘萬彼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罟罟穿當
其心不必與角一旦之力也若使兩津絕糧道而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四

讀宋史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本

列傳

李綱

金人圍都城朝廷日輸金帛而虜求索不已時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綱上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當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也第阨河津絕餉道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宋史
卷五十四

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
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
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會姚平
仲不奉節制以輕舉敗亡去於是綱罷謀遂寢

高宗卽位召綱入相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
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章事李綱
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
謂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然猶
自封其章密遣人示綱覬阻其來也綱至上召見內
殿涕泗橫集上爲之動容因言臣在道顏岐封論臣

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宜相夫謂臣才不足任相則
可謂爲金人所惡而不當相則不可因力辭上曰朕
知卿忠義知畧久矣其勿辭綱乃頓首受命

綱旣相彷彿姚崇故事以十事要說帝行其八惟僭逆
僞命二事畱中綱上言力爭謂二事尤今日政刑之
大者春秋之法趙盾不討賊卽書以弑君今邦昌身
僭位號虜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不討賊已也劉盆
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率十萬衆來降光武
第待以不歿邦昌以臣易君罪重於盆子萬萬朝廷
旣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示四方將使道路之人

指目曰此亦一天子也豈不解豪傑之體哉是時黃
潛善力主邦昌而呂好問持兩端綱因面爭泣下曰
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笏擊之陛下必用邦昌臣乞
罷上感動詔議罪黜明日上謂綱曰卿昨爭邦昌事
內侍輩皆涕泣卿今可受命矣乃拜謝

綱疏經畧兩河大要云河北河東國之藩蔽也料理
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
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
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
路士民兵將戴宋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

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
慰撫而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危迫無告憤怨必
生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
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
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卽
如唐藩鎮之制使自爲守如此則非惟絕其從敵之
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最今日先務也上善其言問
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

綱嘗疏議巡幸謂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今
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以示無忘故都係天

下心不然中原非我有上因詔諭還都意未幾忽復詔避敵東南南綱乃極論之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必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棄之豈惟僉人乘間以擾內地恐盜賊蜂起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況欲治兵勝敵以還二聖耶夫南陽光武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徐還汴都計無出此者上乃

許幸南陽尋爲汪黃沮議中格

綱初奏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傅亮爲河東經制使黃潛善欲撓之乃嗾其黨奏招撫司之擾又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尚畱京未行何以預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夫招撫經制皆臣建明而所亮又皆臣所薦今潛善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也二人設心如此臣不能與共事願乞身歸田亮竟罷綱再疏求去上曰卿所爭細事何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最急此恐非細事臣昨議遷幸與二人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爲

便顧於國不利耳願陛下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去於義得矣如譏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止患禍非所恤也

紹興中綱宣撫湖廣詔問攻守之策綱上奏五千餘言大要謂近日朝廷議論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復計長久以是國勢愈弱臣竊稽漢高祖光武及本朝太祖太宗以及真宗每有敵患未嘗不親御戎輅冒矢石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

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兩淮東西又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尤萬萬不可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

言退避

云云

綱負天下重望以一身係社稷安危者數十年雖屢黜不用用亦不久而忠誠義氣懍懍動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不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所著有易內傳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

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史臣謂綱之用心可比諸葛武侯云

宗澤

金兵南下澤率兵勤王自磁至開德十三戰皆捷諸路皆以澤爲狂莫有援者澤自度孤軍援絕不深入不能成功諜報前後皆敵壘澤揮衆直前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一戰却勢必復來令暮徙其營金人果夜至得空營

大驚而去澤威名震懾所至貼服趙世隆嘗殺其鈐轄李侃而以兵二萬來歸衆懼其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何能爲及至澤謂曰河北陷沒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斬之時世隆弟世興佩刃侍側衆兵露刃庭下而訖不敢動

澤初舉元祐進士靖康之阨澤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指日可竣而爲黃潛善等所抑有志弗就疽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若等能殲敵死無恨衆皆流涕諸將去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翼

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澤能識岳飛於卒伍尤精韜畧與金人戰百戰百捷北人憚之每對南人言及必曰宗爺爺

趙鼎

劉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議戰禦之策鼎獨主戰時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他幸未晚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遂詔張俊韓世忠等各部兵直進大破金人於大儀先是驚策交馳鼎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退沮人心必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晉捷書踵

至上遂欲自將渡江鼎曰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帝爲止已北兵果大集衆咸服鼎之先見

鄺瓊之叛上謂鼎曰張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竟謫置嶺南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千慮一失智者不免若因一失便寘死地後有奇謀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解是時鼎再相或議其無所建明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識者偉之

鼎在朝正色直詞多所規切內侍有移竹栽大內者

鼎責之曰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復蹈前轍耶
有戶部官進錢入宮翌日鼎問上曰某人獻錢耶上
曰朕求之也鼎對曰某不當獻陛下不當求上爲悚
然一日因入對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
本中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長惡如趙霈胡世將
周祕陳公輔等陛下能去之乎上爲徙世將而公輔
等補外已罷相未幾而金人詔諭江南之使至上歎
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鼎豈可去耶

鼎以不主和議忤秦檜檜力排之誣以他事累貶吉
陽軍鼎至吉陽上謝表有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
丹心未泯誓九歿以不移之句檜曰此老崛強猶昔
在吉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
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遂命本軍月具存亡以
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歿汝曹無患
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
拜歲月已乃書其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
河壯本朝遂不食歿天下聞而悲之

張浚

浚旣平苗劉之亂入見帝伏地涕泣待罪上勞問再
三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小黃門忽傳太

母命貶卿柳州朕是時不覺羹覆於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因畱浚引入內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卽解所服玉帶以賜初浚治兵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懷中一紙示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爲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公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及旦斬歿囚徇於衆曰此苗劉刺客因私讖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浚在川陝金將烏魯攻和尚原檄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朮復至又檄玠及弟璘邀擊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至鬢鬚髯遁去先是黏罕病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莫敢櫻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尚不能取我歿爾曹宜絕意兀朮怒曰是謂我不能耶黏罕歿入攻果敗

浚旣坐酈瓊事謫出會劉麟引金人南下復召入浚旣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浚召韓世忠劉光世張俊等議事將士望見浚勇氣十倍浚旣部分諸將卽遣王愈詣兀朮約戰因言張樞密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已貶嶺南何得在此

愈出浚文書示之兀术色變

劉猷復挾金人入犯謀至張俊劉光世等皆張大敵勢俊請益兵光世請退師朝議又欲召岳飛兵東下而命諸將還保江浚奏曰俊等一渡江則淮南必失而長江之險且與敵共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恃詔從之浚時方檄楊存中進兵屯濠而光世等已舍廬南矣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下令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乃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猷至兩軍合擊大破之猷麟遂遁

紹興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時秦檜柄國浚擬極論時事而恐貽母憂浚巡鬱勃母訝其日瘠問故浚以實對母乃爲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歿於斧鉞母寧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因上疏極非和議秦檜大怒遂黜出自是去國幾二十年

孝宗雅意恢復召浚入見改容禮之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爲賜坐降問命宣撫江淮他日因召陳俊卿問浚動靜曰朕倚魏公如長城靈壁之役主和者非之上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必與卿終之又謂其子栻曰朕待魏公有加斷不爲浮議搖

李時上眷遇尤至對近臣必稱魏公而不斥其名每遣使必問飲食多少及顏貌肥瘠

初浚之與檜忤也既罷去會金亮南下赴召至岳陽即買舟冒風雪行遇東來者言敵兵方焚采石煙焰漲天毋輕進浚曰吾知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浚獨乘小舟徑進諸將見浚至以爲從天下也已事孝宗復與湯思退忤既八上章乞罷去猶時疏論國事或謂曰公今不宜言及時事浚曰吾荷兩朝厚恩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若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

辭也如君等言是何心哉聞者聳然

浚自始仕爲熙河幕官即喜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戍將握手酣飲問祖宗來守邊方畧故一旦起自疎遠當樞筦之任能動知邊事本末靖康之厄日擊切齒故誓不與賊俱存終身不主和議其論定都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北望中原常懷憤惕錢塘僻在一隅易狃安肆不足都也與趙鼎共政所引拔皆人望一時號小元祐若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皆名臣吳玠吳玠韓世忠劉琦皆名將皆浚薦也疾革手書付二子曰吾相國不能恢復

中原雪祖宗恥卽歿不當葬我先人墓葬衡山足矣
千古壯其志而悲之獨酈瓊曲端事不無遺議

朱勝非

高宗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言宰執子弟例不堂
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
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
文行竟歿選調章惇子援持皆高科並爲州縣幕職
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
雱爲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自有才幹雱自有
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

人俞深王黼王時中蔡卞鄧洵武洵武子各一人則
徒以父故並列從班矣宣和末諫官疏云尚從竹馬
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不戒

苗劉之變勝非密告上曰二將勇有餘而學不足且
姑隱忍爲後圖於是太后垂簾抱皇子聽政上退居
睿聖宮陽降赦詔以安傳等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
二臣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
臣等獨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又從二
人請改元明受而密詔張浚以兵入及韓世忠且至
二人懼勝非謂曰勤王師未遽進者使是間自反正

詩史懷紉 卷五十四
耳有如大軍入率百官請上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二人乃以太后手詔迎上還宮太后時語上曰宰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既反正勝非進曰臣昔遇變誼當死所以偷生爲圖今日事也今事既定臣宜去是役也人謂勝非有甯武之愚

呂頤浩

頤浩初知江寧甫至忽奉明受改元詔詫曰主上春秋鼎盛奈何遜位幼冲此必有內變卽寓書張浚約起兵勤王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將士感勵至平江浚輕舟迂之相持泣咨以大計慷慨荅曰頤浩曩諫開邊幾死宦豎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膻之役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歎歎不快乎浚壯其言卽舟中草檄率韓世忠等直趣臨安尋定大計獨其相也以國用不足剗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遂爲東南患云

范宗尹

呂頤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羣盜竊據州縣朝廷不能制宗尹建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然自多難以來四方帥守單弱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也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

言身快錄 卷五十四
擇人畀之令得專兵人自爲守不猶愈棄地夷狄乎
上從其言遂以京畿東西淮南河北地並列爲鎮分
受諸將以鎮撫使爲名聽便宜從事然諸將若李成
桑仲輩或起自羣盜或土豪都無遠畧卒不能守宗
尹相年纔二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

呂好問

好問希哲子金人旣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
昌入居都省好問進曰相公真欲立耶抑姑塞敵意
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與好問曰相公知中
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旣去能保如

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天意也盍
亟還政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
夾陛虜所遺袍帶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得
稱聖旨是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
獨好問所行文必稱靖康二年

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密遺王書曰金兵且
至大王度能擊則邀擊之不則宜遠避且大王今日
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旋語邦昌曰天命人
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
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耶於是邦昌始

易服歸太宰位高宗既卽辟勞之曰宗廟獲全卿力也

高宗既立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汗偽命不可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帛書具道京師内外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此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時自慙力求去且曰邦昌僭號之初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受國恩故寧受賢者之責今事既定明國紀勵風節固其宜也遂避位

陳禾

元符中童貫用事與黃經臣盧航表裏作姦時陳禾爲右正言抗章劾貫等怙寵弄權大壞國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乞遠竄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輒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言之愈切上乃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畱以旌直臣

童貫等銜禾甚謀中之會禾與陳瓘同里且相善瓘子正彙方告蔡京罪逮詔獄遂并逮禾及訊禾不辭罪或謂其失對禾曰死生命也奈何以死易不義誠得分賢者罪幸矣遂坐黜已起知秀州時王黼執政

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力曰寧餓歾
黼大怒他日禾侍兄於壽春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
禾不得入覬之復不受貫歸譖之上上曰此人性固
然汝不能容耶因得免

韓世忠

宣和初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時以偏將從王淵致
討師次杭州賊奄至勢甚張大將惶怖忠僅以二千
兵迎敵設伏大敗之賊遁入睦州青溪峒世忠窮追
至其地賊方深據巖險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
忠偵得其徑令野婦爲導獨身潛行溪谷間直擣其
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先是有詔得臘首者授兩
鎮節鉞及是辛興宗掠其功賞不及

長沙賊劉忠哨聚數萬據白面山世忠討之議急攻
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此非參政所知遂與賊對
壘日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密與蘇格聯
騎出徑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已得賊軍號隨聲
應之候者以爲家將也不疑世忠遂得從容周覽以
出及旦令伏精兵二千於山側而躬督諸將拔營進
賊方迎戰則伏兵出馳入中軍奪其望樓旗蓋矣傳
呼若雷賊回顧驚潰遂斬忠湖南平

苗劉之亂世忠聞變亟會張浚於平江慷慨流涕卽率兵次秀州陽稱病造戰具苗劉有使至檄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言慰之時世忠妻梁氏子亮俱爲苗傅所質會朱勝非給傳宜卽遣妻子慰撫世忠賊信之梁夫人遂疾驅以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遂引兵直進賊兵陳臨平勢甚張世忠令曰今日面不被數矢者悉斬於是士皆殊歿戰賊兵辟易遂潰散二賊聞開湧金門遁世忠入覲帝步至宮門握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畱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卽折其中指戮於市尋追二賊禽斬之亂遂定

李復倡亂淄青哨聚數萬山東大擾宣撫使檄世忠將所部擊之時世忠兵不滿千計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生退則歿走者後隊截殺於是士知必歿莫敢返顧皆歿戰大破之斬復傳首其餘黨奔潰屯宿遷尚萬餘人世忠追至賊方擁女子椎牛縱酒世忠出不意單騎夜突其壘呼曰大軍至矣亟降吾能保全汝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衆遂降及旦見世忠兵甚微大悔失色而氣已不復振亂遂定

金將兀朮自廣德趣臨安世忠爲屯兵鎮江邀其歸道兀朮至欲渡不得乃遣使通問約口大戰世忠許之及戰梁夫人親執桴鼓士益奮金兵終不能渡因請盡歸所掠假道不許請獻名馬又不許相持黃天蕩凡四十八日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用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沈之兀朮窮感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馳去先是世忠計敵至必登金山廟窺我虛實密遣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許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合擊之金果有五騎闖入廟喜先鼓出因僅獲三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者墮而復馳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十萬世忠僅八千人

金人與劉豫合兵入犯世忠奉詔往禦自鎮江濟師望大儀進發卽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朝遣魏良臣使金良臣過世忠世忠命撤炊墮竈以給之曰有詔移屯守江已良臣去遠世忠卽上馬令軍中曰視我鞭所指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起擊良臣旣至金營問王師動息以所見對盡

見李董喜引兵趣江口別將捷字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乃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樞人胷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捷字也併頭目二百餘人俘獲無算捷聞羣臣入賀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世忠旣擒捷字也時兀朮屯竹塾鎮以書幣來約戰世忠許之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久金軍怨兀朮乃夜引還踰年復以劉豫入犯世忠引兵進圖淮陽圍其城先是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

烽具舉兀朮與劉猷並至世忠兵寡乃故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賊引去是時世忠以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梁夫人親織簿爲屋將士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皆奮激而山陽遂爲重鎮

世忠在兵間久嘗中矢毒入骨以彊弩刮取之談笑自如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秦檜旣主和議收三大將權世忠屢爭之不得則抗疏詆

言史傳續 卷五十四 十一
其悞國岳飛冤獄舉朝莫敢出一語世忠獨撻檜怒極力剖白曰今若苟同異時瞑目必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故雖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絕不與談也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皆罕得見其面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

世忠嗜義輕財所得賜賚悉以分給將士所賜田悉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械規畫精巧絕人今克敵弓連鎖甲後視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尤知人拔自行伍爲名將者不可勝數初得疾敕尚醫視療將吏入問疾世忠曰吾以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牖下諸君尚哀其死耶疾將革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忠不言是忘忠也旣卒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斂追封斬王謚忠武

岳飛

飛字鵬舉生時有大鳥若鵠飛鳴屋上因名飛未彌月會河決水暴溢母姚抱飛坐甕中任其飄泊適濤衝及岸得免人異之少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力挽弓三百斤弩八石能左右射初隸畱守宗澤澤奇之

曰爾智勇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
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
乎一心澤更奇其言自是遂以將畧顯

飛以諫南幸爲汪黃所排奪職詣張所所時招討河
北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
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瞿
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進說曰國家都汴恃河
北爲固苟能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諸城或
撓或救則虜騎不敢窺河南而京師固矣招撫能提
兵壓境乎飛惟命是聽所大喜會金兵至新鄉衆莫

敢撓飛獨引所部鏖戰爲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
直擣太行殺其黑風大王擒將拓跋耶烏虜大敗去

李成犯洪州連營西山張俊約飛同致討飛曰賊
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不意破
之易耳飛請爲先鋒俊大喜飛躍馬潛出賊右突其
陣賊敗走筠州復合兵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
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
伏發大戰賊大敗飛傳呼曰不從賊者坐不汝殺時
坐而降者八萬餘成遂降劉豫時張用寇江西用亦
相人也飛遺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鐵步之戰

詩史卷之四十一
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喜
曰吾父也遂降江淮平

盜曹成擁衆十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飛奉
詔招撫成不從乃上奏羣盜力強則肆橫力屈則就
招不加剿而遽議招招未易也詔許之飛遂率兵入
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白曰糧盡
矣奈何飛陽曰且反茶陵已而顧謀作失意狀頓足
而入陰令逸之計謀歸告成必來追卽下令糜食潛
趣遠嶺未明已逼賊壘出不意驚呼曰岳家軍至矣
飛乘之賊遂大潰自是連奪其險隘賊窮飛乃曰招
二萬成亦遂降嶺表平

今可行矣遂命張憲王貴等往諸郡隨地招撫降者
李成旣降劉豫復挾豫入寇飛奉詔往旣抵郢城僞
將京超者號萬人敵乘城拒守飛鼓衆登城超墮崖
歿遂復郢卽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
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乃倒用之雖衆十萬無能
爲也因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
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及合戰馬應槍斃騎皆
擁入江步卒歿者無算成夜遁襄陽遂復捷聞上爲
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

飛之討楊么也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時張浚至潭適詔還防秋么事欲俟來年議飛乃袖小圖示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畱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卽遣使招賊黨黃佐佐降隨遣佐招楊欽欽又降俱表授爵命因遣復入湖欽又說俞端劉詵等來降飛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復令入湖是夜卽掩賊營斬么降其衆數萬先是么負固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船迎之輒破飛陰伐君山木聯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罵且行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能動我兵擊之賊奔港港已爲筏所據我軍乘筏舉巨木撞其舟舟盡壞么投水牛臯遂擒斬之飛入賊壘羣酋驚愕失措時屈指纔八日而賊盡蓋飛嘗言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故難我以水寇攻水寇故易云捷報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險曰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

鄆城之役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韓常等兵併力大戰中朝震懼飛與對壘戒其子雲曰不勝先斬汝時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

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乘勝奮擊遂盡殲敵兀木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未幾復戰穎昌殺兀木壻夏金吾於是兀木遁去中原大震

酈瓊之叛飛奉詔駐師江州時劉豫結粘罕而兀木惡之飛知其可間會軍中得兀木謀者飛陽責之曰若非我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若一往竟不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借名寇江致四太子於清河若所持書竟不至何耶謀冀緩歿卽詭服乃作臘書約豫同謀誅兀木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因割股納書戒勿泄謀歸出書示兀木兀木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朱仙鎮之捷兩河豪傑響應皆擬剋日興師與官軍會父老子弟頂香盆迎候者充道燕以南號令幾不行兀木欲簽軍至無一人應者金帥烏陵思謀素桀黠者不能制其下但諭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將軍韓公及訖查千戶等皆密受飛旗榜飛大喜因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檜以十二金字牌一日狎至飛憤惋泣下東向再

言史紀 卷五十四 二四
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及班師百姓遮馬慟哭飛亦哭第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時哭聲震野飛爲留五日以待其徒

飛自襄鄧還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初有二馬日啖芻豆二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及百里輒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才也不幸相繼歿今所乘者日食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而力竭喘汗殆欲斃然此

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才耳意蓋有所諷帝善之曰卿今議論極進

飛治軍嚴而有恩卒有疾爲躬調藥餌諸將遠戍至遣妻問勞其家歿事者哭之而撫其孤或以子壻其女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之以殉以是師行所至民有開門納宿而無敢入者軍號凍不拆屋餓歿不鹵掠居恒閒暇則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每遇敵必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應曰仁信知

勇嚴缺一不可

飛嘗從幸建康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大要謂金人立劉豫於河南蓋欲以中國攻中國使黏罕得休兵觀釁也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王師前進則賊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左右可盡復矣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將劉豫可擒而金人可滅此社稷長久計也帝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他日詔酈瓊王德皆以兵隸飛仍諭曰聽飛節制如朕親行

帝初志如此

飛嘗詣張浚計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何如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壓之上恐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何如飛曰暴而寡謀浚曰然則楊沂中飛曰沂中視俊等爾豈能馭此軍不敢不竭愚誠豈以得兵爲念卽日上章乞解兵柄委張憲攝軍事而身步歸廬母墓側帝聞累詔趣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歿請乃趨朝待罪帝大悅未

幾鄙瓊叛浚始悔

秦檜之議和也兀术遺之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不殺飛和議必不就檜以爲然遂決計殺飛使万俟卨何鑄羅汝楫等交章論劾誣飛逗畱舒蘄棄山陽不守而以飛父子與張憲書證其事遂捕飛父子對簿飛爲裂裳示以背鑄盡忠報國四大字因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時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久之獄不決會歲暮檜手書小紙付獄尋報飛死是時洪皓在金

臘書馳奏金人所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或呼翁爺諸酋聞其死爲酌酒相賀云

飛事母至孝尤折節下士居恒覽對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少喜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答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秦檜議和帝前謂德無常師主善爲師飛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帝嘗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以是尤爲檜所忌先是兀术屢敗謀棄汴去有書生叩馬諫曰太子毋走自

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岳少保身且不免況其他乎及是果驗

劉錡

紹興十年錡以東京副留守之任道渦口方食暴風忽拔坐帳錡曰此賊飛也主急兵卽下令兼程進去順昌尚三百里而金人敗盟報狎至錡卽舍舟從陸疾馳入城則謀報金人已入東東矣知府陳規入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諸將懼不敵請順流還江南錡曰有城可守奈何去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遂令鑿沈其舟

且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脫不利卽焚吾家毋辱賊手於是軍士皆奮男子任戰守婦人礪刀劔爭呼躍曰平時人呼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蓋是時錡所將止八字軍三萬七千云

錡入城纔六日金遊騎已渡潁錡業先遣謀偵知賊營所在卽夜遣千人擊之挫其銳明日虜合兵薄城錡令大開諸門金人疑不敢入錡從城上以神臂強弩破敵弓射之殲敵甚衆時受圍四日而虜復益兵錡乃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

乃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
爲詔如市井兒用以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
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但聞
詔聲卽聚金人益不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遂退軍
老婆灣

虜軍敗退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疾馳赴順昌
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吾
今置汝綽路騎中若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
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
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二人如其言兀朮喜曰此

易破也翌日兀朮城二人歸系以文書一卷錡恐惑
軍心立焚之兀朮至錡遣取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
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趨倒耳
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
願獻浮橋五所兀朮曰諾明日錡果爲五浮橋以濟
敵而密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歿毋得
飲河會大暑敵遠來人馬飢渴食水草者往往病困
而我軍逸待勞方晨氣清涼按甲不動逮未申間敵
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
南門戒令勿喊但持銳斧直犯之士皆殊歿戰敵遂

言史傳系 卷五十四 二十九
大敗是夕兀朮遂拔營北去

是役也兀朮被白袍身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而我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直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登號拐子馬皆女真人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而我軍先得敵軍言我輩原無鬪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耳故錡兵併力專擊之於是兀朮平日所恃爲强者什損七八還至陳州數諸將罪自韓常以下皆鞭之錡時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而金兵數十萬列營百一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我軍獨以鎮肅舒暇決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燕之重寶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他日戰於拓臯敵望見錡軍曰此順昌旗幟遂引去

金亮南下調兵六十萬連營數十里望之若銀壁然時宿將俱亡獨錡在金人憚之亮下年錡姓名者斬又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如響至錡莫應亮曰吾自當之然錡是時竟以病

言身懷紆 卷五十四 三十
不能成功錡之病也虞允文自采石來過鎮江問疾
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
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吾輩愧死矣未幾嘔血數升
卒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所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
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亮
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是生變云
錡善射牙門水斛滿錡以箭射之拔箭水注旋以一
矢室之人服其精絕

吳玠

張浚富平之後五路皆潰巴蜀大震玠獨收潰卒保
散關和尚原積粟繕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屯漢中
扼蜀口玠曰我保此虜決不能越我而進堅壁臨之
彼懼吾躡其後是乃所以保蜀也未幾金將沒立至
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
能行金人舍馬步鬪大敗去
婁宿死兀朮會兵十萬造浮橋跨渭自寶鷄結連珠
營力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
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
絕其餉道度虜旣困且走則設伏於神全以待虜至
發伏縱擊大破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

玠之在河池也金帥撒離喝以一軍晚仙人關綴玠一軍出熙河綴關上師而已則自商於潛師直擣上津取金州長驅洋漢出我不意謀報至玠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至則遺敵黃柑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把杖擊地曰爾來何速遂大戰饒風嶺金人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歿後者代攻玠軍用矢石摧壓如是六晝夜虜歿者山積卒不能得志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故道險東來而不虞玠卒至故雖入三郡失不償得

玠既歿尚世將問璘玠之所以制勝者璘曰璘昔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惟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歿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亦不亂自來用兵所未嘗見者與角逐久始得其情大都金人弓矢不若中國勁利而中國士卒不若金人堅忍吾但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令其衝突不能相及而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奪彼之長技至決機兩陣之間則非口之所得言也

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間皆格言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小利方富平之敗

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孔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玠晚節頗多嗜慾使人漁色成都又喜餌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歿

吳璘

璘始屯和尚原玠議棄原別築壘於殺金平以防虜騎深入璘時遺玠書曰殺金平地闊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未幾兀朮以十萬衆至璘率輕兵自原轉戰七晝夜與玠合虜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勢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誓曰歿即歿此退者斬時兀朮陣於東

韓常陣於西而璘則以銳卒丁介其間左縈石繞隨機輒發虜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然者層積韓常左日中流矢遂宵遁自是二酋不敢窺蜀者數年

陝右之役金將胡盞與習不祝合軍五萬爲陣胡世將問璘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陷鐵鈎相連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騎爲兩翼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壘

陣諸將始聞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敵遇遂用之二酋大敗去

璘選諸將寧以力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實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則僥倖者得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帝嘗問戰勝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帝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帝旣內禪璘朝見德壽宮帝歎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人見已又解所佩刀賜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其被遇如此

李顯忠

顯忠初生時母數日不能乳有僧過其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劔矢寘母旁如其言卽生方墮地卽立於蓐人皆駭異長負絕力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輒請行父永奇曰汝年少未涉歷必累琦顯忠曰年小膽氣不小必不累琦敵時夜宿陶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

延安陷入金顯忠謀歸朝事泄舉家二百口皆遇害顯忠僅以單騎免投入夏泣訴其故乞兵二十萬復

言史事 卷五十一 三四
雙夏主曰爾能爲我立功則可時有酋豪號青面夜
叉者久爲夏國患令顯忠圖之與三千騎往顯忠晝
夜疾馳抵其帳立擒以歸夏主大悅卽爲出兵二十
萬會和議成延安已歸宋顯忠乃擒其殺父母者盡
斬之而身入朝

淮西之後顯忠旣復靈壁卽以靈壁降卒諭下虹縣
因進攻宿州拔其城時邵宏淵先圍虹縣不下以功
不自己出心忌之每事掣其肘金帥字撒自南京以
兵十萬薄城下顯忠約宏淵夾擊宏淵按甲不動且
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不堪乃欲於烈日
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鬪志諸將相繼遁顯忠
獨力捍禦猶殺虜數千積屍與羊馬墻等會金兵不
復南顧忠全師以還

楊存中

建炎初劇賊李昱據任城攻之久不克存中奉詔挾
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其介冑盡赤意被
重創也召視之乃汚賊血壯之爲飲以酒曰酌此血
漢劉琨以金人南下中外震恐存中過之藕塘賊據
山列陣存中先遣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遂自乘之
直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錯愕駭視遂大敗去琨

言身性純
卷五十四
三五
時以首抵其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勇不可當果
楊殿前也歷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出入宿
衛四十年最小心寡過云本名沂中存中其賜名

王德

德熙帥姚古募卒也金人入侵古軍於懷澤間遣德
謀之斬一酋而還補校尉古曰能復往乎德乃從十
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其僞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
手殺數十百人衆愕眙莫敢救古械姚獻於朝欽宗
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又耳時遂呼德爲王
夜又劉錡見之請事以兄禮

張憲

憲岳飛部將也秦檜與張俊謀殺飛誘飛部曲能告
飛事者重賞卒無應聞飛嘗欲斬王貴誘貴告飛貴
不肯曰爲大將寧免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
怨檜俊不能屈因劫貴以私事貴懼勉從之時又有
王俊者號鵬兒善告訐嘗爲憲所創檜使人諭之鵬
兒輒從於是檜俊以憲貴俊三人皆飛部曲使其徒
自相攻詰以及飛父子則主上不疑俊遂自爲狀付
鵬兒使妄言憲謀還飛兵及對簿又使憲自誣得岳
雲書命憲營還兵計其書無有則又妄稱憲貴焚之

天當是時俊親行鞫煉雖密院故無推勘例不顧也
急被掠身無完膚卒不服竟殺之

牛皐

皐亦隸飛部飛嘗遣皐攻隨州裹三日糧糧未盡而
城已拔偽齊嘗遣甲騎五千薄廬州皐遙謂金將曰
牛皐在此爾輩何爲衆愕然不戰而潰其威名懾敵
若此會上巳日統制田師中大宴諸將皐遇毒亟歸
謂所親曰皐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南
北講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歿牖下耳尋卒或言皐於
飛將中最善戰檜惡飛先使師中毒之云

初金人之渝明也帝手札賜飛令從便措置飛命皐
及憲貴等經畧東西京及河南北諸郡縣時李寶捷
曹州捷宛亭渤海廟董先姚政捷潁昌劉政捷中牟
張憲復潁昌淮寧主貴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
京皐及傅選捷西京捷黃河孟邦傑復永安軍楊遇
復南城梁興會大行忠義破金人於垣曲又捷心水
追至邵原降其張太保成太保等又破金高太尉於
濟源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河南府梁興又取河
北懷衛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
路是時金人震未幾飛還朝歿千古以爲恨云

張俊

俊握兵最蚤屢立戰功軍中有張鐵山之號時以張韓劉岳並稱而濠梁之劫挫亦不小帝於諸將中待之特厚然時時警敕自淮西入見則敎其讀郭子儀傳或召入禁中則戒以毋與土木毋與民爭利晚年力贊和議與秦檜善岳飛寃獄韓世忠力爭之而俊獨助檜煅煉成其獄心術之殊也

劉光世

光世於諸將中最先進嘗入對言願竭力報國令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然律身不嚴御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惟結內侍康履以自固蚤劾乞兵柄與時浮沈不爲秦檜所忌故榮寵終其身方之韓岳遠矣帝嘗謂曰卿須見之實事毋徒托空言蓋默窺其微云

謂曰卿影見之實事毋封并空言其想其好云
不為秦餽河思對樂謂然其身方之韓岳表矣帝嘗
因封事對說內封東鄭以自固為以江林與律我亦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五

讀宋史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不

列傳

曲端

王庶失延州端欲斬庶以謝亮言而止事聞議者喧
言端且反時張浚宣撫川陝力辨其誣復承制築壇
拜端為大將然浚意蓋在收攬英傑而實未測端意
乃密遣張彬微以他事詣渭察之彬見端問曰公嘗
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兵合財足而婁宿又以孤

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來我無及矣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今敵可勝止婁宿孤軍一事而將士精銳不減前日我若可勝敵亦止合五路兵一事而將士無大異於前況金人因糧於我我常爲客彼常爲主今須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擾其耕穫使彼不得耕而取糧河東則我爲主彼爲客此時乃可一舉滅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端言復命浚遂疑之

浚自富平之敗思復用端而吳玠與端有憾言端再起必不利張公王庶又從而間之浚頗入其說會端嘗作詩題柱有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之句庶告浚謂其指斥乘輿於是送端恭州獄時武臣康隨者嘗忤端端鞭其背隨正恨端入髓浚卽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歿矣呼天者數聲端有名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再乃赴逮至則隨令獄吏維繫之糊其口燬之以火端乾渴甚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而歿端有將畧而剛愎恃才凌物故卒以賈禍然用不盡才歿非其罪士大夫皆痛惜之浚亦尋得罪

李寶

金亮南侵寶奉詔以舟師由海道北會膠西至石曰
島則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僅隔一山時北風盛寶
禱於石曰神俄有風自柁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握
刃待戰是時敵不知王師猝至而寶風駛舟疾過山
薄虜鼓聲震壘海波騰躍敵大驚掣可舉帆帆皆油
纈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無復行次寶亟發火箭
環射箭所中煙燄旋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寶
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殪之溺歿者甚衆俘三千餘
人斬其大帥完顏鄭家奴等時金亮得報大怒勒令
諸將三日渡江於是內變猝起遂殺亮論者謂微唐
島之捷則亮之歿未可期錢塘殊可憂也寶之功於
是爲大云

劉子羽

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張
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
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
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
急取黃紙趨前舉袂麾瓊曰下有敕將軍詣大理置
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
遂獄而光世卽出撫其衆數瓊附金人迫二帝出狩

罪且曰所誅止瓊爾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遂貼服瓊伏誅浚以是奇子羽

與元之役撒離噶不能得志乃遣十人持書旗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來吾有歿何可招也先是子羽已預徙梁洋公私之積故金人深入無獲餉餽不繼且子羽玠相倚角腹背受敵歿傷十五六故亟去初金人之攻蜀也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則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歿則後者進又歿則又代之其爲必取計如此浚雖劔師而卒全蜀子羽之功也

呂祉 徐處仁附

張浚以王德爲都統制而使酈瓊副之瓊素與德不協恥爲之副乃交訟於朝朝議命祉往節制祉至善撫諭之瓊稍定乃密奏請罷瓊兵權事頗泄瓊遂令人遮之郵置盡得祉奏言因大怨祉會詔瓊赴行在瓊愈疑遂執祉叛降劉豫將渡淮祉下馬曰劉豫逆臣吾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歿則歿於此必不爲豫屈爾輩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反耶衆心頗搖瓊懼卽殺祉而策馬急渡時有得祉括髮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持帛曰益以徇葬聞者哀之是時徐處仁

讀史快編 卷四
者與宰相吳敏忤一日爭事政府至擲筆中敏面黑其鼻乃論罷

楊再興

再興岳飛部將也勇絕人能以少擊衆郾城之役再興以單騎入陣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於臨潁再興時以二百騎遇敵於小商橋驟與戰殺二十餘人又殺其萬戶撤八孛堇及千戶百人再興遂戰歿后獲其尸焚之得箭鏃二升許

王倫

倫家貧無行數往來京洛間汴京夫守欽宗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願假之官欽宗卽解佩劔以賜取片紙書曰王倫可兵部侍郎倫卽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諭都人遂定紹興中使金議和爲金人所畱欲官之倫不屈金縊殺之倫時冠帶南向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畱欲汗以僞職臣敢愛一歿以辱命遂就歿時河間地震雨雹凡三日人皆哀之倫且玄孫也

宇文虛中

言身懷紉 卷五
徽宗時黏罕逼太原虛中奏今日宜先降詔罪已帝
即命虛中草詔畧曰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恃權
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
又言出宮人罷應奉等事帝覽詔曰今日不吝改過
先是蔡攸童貫議引女真以夾攻契丹虛中極論其
失計王黼大怒落其職

高宗時虛中奉使入金金人畱之虛中恃才輕肆好
譏訕但見女真人輒以礦鹵目之貴人達官積不平
因撻其所撰宮殿榜署名以爲誹謗文致之謀反鞫
治無狀乃羅織其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汝自吾分
右圖籍則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
於我豈亦反耶有司承風旨併殺士談虛中百口同
日焚歿天爲晝晦

湯思退

思退附秦檜至參大政及檜病篤招參政董德及思
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爲
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爲期其歿不敢受高宗聞
謂思退不受非檜黨信用之除知樞密事進左僕射
遂力主和議謀出張浚至密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
和久之太學生七十二人上書極論其姦邪憂悸歿

翟汝文

汝文嘗知密州密歲貢牛黃汝文曰牛失黃輒歿非所以惠農宜輸價市之則害不獨私於密詔從其議秦檜初爲密文學汝文嘗薦其才故檜旣得志頗推引之至參大政然不爲檜屈嘗相詬訾至目檜爲濁氣檜怒令人劾去之

朱弁

建炎初弁副王倫使金被留良久後以和議遣倫還弁請曰古使者必有節公持節歸幸畱印與我印亦信也使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節授弁弁懷之臥起與俱已金人迫使仕劉豫不聽欲易其官又不聽爲移書耶律紹文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歿夕以至則朝以歿金人不能屈

弁嘗遺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他日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吾事畢矣衆泣莫能仰視弁笑談自若太上大行弁操文哭之詞云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高宗得而讀之感泣不自勝後放歸

洪皓

皓少負奇節舉政和五年進士能力辭王黼朱勔婚
宣和中秀州大荒皓特爲州司錄會綱米過城下皓
白守截畱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官易十萬人命因
全活無算人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得
脫者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不敢犯

皓嘗使金被畱迫使事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
兩宮南還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畱亦歿不卽
豫亦歿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黏罕怒將
殺之旁一酋喏曰此真忠臣日止劔士爲跪請得流

逝冷山流通猶言編窳也

皓之在冷山也冷山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
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
給食皓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燃馬矢煨麵食之
其後悟室攜之入燕因得聞二帝居五國城密遣人
奏書獻桃梨栗麵聞祐陵訃則北向泣血操文以祭
詞致悲壯讀者揮涕焉久之會金主以生子大赦放
還旣遣復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登舟矣

初有獻取蜀策於悟室者以問皓皓力折之悟室曰
孰謂海大吾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自

言史少初
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而國不斃者又言使教小兒非古者待使禮悟室或答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事官面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死矣顧大國毋受殺行人之名願投諸水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義之

皓在雲中嘗求得太后手書遣人持歸報帝又嘗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奏之其言順昌之捷金人震懼盡徙燕山珍寶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又言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隨軍今不敢又言胡銓封事此中有之金人謂中國有人

頗懼又言張丞相名動異域何置之散地

皓既歸入見帝於便殿力求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寧忍捨我去乎退見秦檜語連日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何不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得非示無中原意耶檜不懌他日謂其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大呂乃可已因爭趙彬等家屬不可遣設若從遣恐謂秦無人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未幾嗾人劾皓尋竄嶺表卒

皓留虜中十五年持同使者十三人惟皓及張邵朱

言史小紀 卷九
并得生還而皓尤獨聞天下其在金所著詩文金人
錢梓之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爲何官居何地身處
患難而屢振人於急外戚趙伯璘隸悟室戲下貧甚
皓時調之范鎮孫祖平爲傭皓言於金人釋之劉光
世庶女爲人豢豕贖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者皆力拔
以出獨爲檜所疾不歿於敵國而歿於姦讒然皓歿
後一日檜亦歿于三适遵邁

嘗以免喪召對爲極陳父冤曰先臣與龔璿同出
璿仕劉豫妄殺兵官爲豫所誅而秦檜贈以節旄
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流離濱歿凡十五年

而令竄沒嶺表臣兄弟皆屏黜在外上乃爲道謗語
所自起甚悉因拜遵起居舍人累資政大學士适位
宰相邁終端明學士是時兄弟鼎立于孫森然皆有
文世以爲忠臣之報云

張九成

紹興二年上策十尤成對末畧云今閭巷之人皆有
父兄妻子之樂而陛下貴爲天子乃冬不得溫夏不
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於心可不
思所以還二聖之轍乎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憂
驚自沮云楊時讀之謂曰自中興以來未有此對

言身性錄 卷五十五 十
非正直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九成故從學
楊時

是時九成名籍甚有權貴託人致幣者曰肯從我遊
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羞與嬖奚乘吾乃爲貴
游客耶貴人銜之其簽判鎮東也民有冒齷禁者提
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甚力宗臣曰此
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詔欽恤公不體聖意而
乃觀望時相耶宗臣怒九成卽投劾去

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請要以十事彼能從我則與
和當使權在朝廷秦檜密謂曰且成檜此事毋異議
九成正對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得輕易苟安耳檜
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直人者檜
知不爲用尋嗾言官論其與僧宗杲遊謫南安軍九
成在南安凡十四年每執書就所居庭明處倚立歲
積久庭磚上雙趺隱然

胡銓

建炎八年秦檜決策主和金使至以詔諭江南爲名
中外洶洶銓上疏爭之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
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舉以使虜驟得美官天
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

言文心經 卷五十一
十一
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粹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

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

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此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爾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卽不得已而至於用兵我豈遽出虜人下而無故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洵洵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有未可知者雖然倫不足道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詣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得其折衝禦侮之力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畱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

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歿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是時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購其書至懸千金以募

孝宗時以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畧云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工驩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貽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若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輩皆與臣同召者未幾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今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禍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昔者周世宗爲劉旻所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振卽敗旻取淮南定三關夫一日戮七十將豈復有將可用而世宗終能恢復蓋庸懦去則勇敢出也近宿州之敗士歿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盡輸所掠金帛賂遺權貴以自解又何疑於上天之見變乎他日金人求成上詔詢謀於衆是時侍從臺諫預議

者十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而極言不可和者獨銓一人乃獨上一議其畧謂京師失守自耿仲南主和二聖播遷自何桌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夫一溺於和勢必忘戰向來權臣誤國正坐此言也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因和議而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夫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和者其說有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情狀具於此矣夫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

彼得海泗且決吾藩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而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錢塘必不可安昔年秦檜事之極謹賂之極厚而卒召逆亮震驚輦轂至今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爲之一空前車不監臣恐後車之復覆也且今日兵費廣矣而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覲私覲之外又賀正旦生辰正旦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藏涸於將迎陛下何樂而爲此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夫楚子問鼎義士恥之獻納

言身小終
卷五十一
十三

二字富弼歟諍令國號大小與鼎孰重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而爲臣子者欲君父屈已從之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與觀與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事至此卽求爲匹夫其可得乎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皆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云云銓仕終資政殿大學士有澹菴集一百卷行於世

李迨

紹興五年迨以龍圖學士爲四川都轉運使踰年詔迨具每歲收支之數以聞迨爲考其本末具奏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此所支關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此所支關一千萬餘緡六年未見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萬餘緡此所支關一百六十一萬餘緡自來遇歲計有闕卽添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見今汎料太多引價頓落緣此未曾添印兼歲收錢物內有上供進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歲入舊額

其勸諭激賞等項窠名錢物共二千六十八萬係軍興後來歲入所增比舊額過倍其取於民可謂重矣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筦權居其半今四川權鹽權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晏所權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加折估及正色米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臣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之止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官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卽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此朝廷不可不知也

趙開

開轉運四川總領財賦善心計宣司獲僞錢引三十萬盜五十八時張浚撫蜀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引誠僞加宣撫使印卽真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奇其言悉如議他議茶馬鹽酒諸法皆爲蜀便是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五 十一
士歿力費甚不貲盡取辨於開開悉知竭慮於食貨
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資若有餘

鄧肅

肅自幼與李綱相倡和爲忘年交入太學見花石綱
擾民爲賦詩十一章志刺用事者惡之爲屏出學已
官正言所論列俱切直當事情嘗言外夷之巧在文
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太祖太宗
時法嚴令捷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
精兵混一六合自時厥後非有高議而但聞今日獻
一策明日上一書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
益煩而政事益緩也識者以爲然

李綱罷肅上奏曰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
固不足以副聖意惟陛下嘗顧臣曰綱真以身殉國
者乃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則臣所未解也當兩河
百姓無所適從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去
而兩河之民將何如哉昔僞楚之臣紛紛在朝李綱
先乞逐逆臣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旣去叛
臣將何如哉叛臣在朝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外夷驕
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執政怒爲罷去

張守

守嘗上疏高宗畧云陛下處宮室之安則當思二帝
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當思二帝母后
羶肉酪醬之味服細煖之衣則當思二帝母后窮邊
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當思二帝母后語言嘖
笑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當思二帝母后誰爲之
使令對臣下之朝則當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
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
無是理也其詞激切悲壯天下傳誦之

潘良貴

良貴字子賤立朝侃侃蔡京父子素以爵祿釣知名
士獨不能致良貴每令親故道意良貴正色謝絕之
高宗時呂頤浩相一日從容謂曰旦夕相引入兩省
良貴正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必非良貴所能
爲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
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他
日立朝何以展布卽日乞補外

呂本中

本中公著曾孫也初公著卒宣仁太后同哲宗臨奠
呂氏諸兒俱列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頂曰孝於
親忠於君兒勉之長從楊時游酢尹焞遊學術純正

累官直學士院祔與秦檜同爲郎相得甚懽檜旣相
私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以是忤檜會哲宗實錄成
趙鼎遷僕射本中草鼎制詞云合晉楚之成不若尊
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
於上曰本中趙鼎黨喉御史劾罷去

劉一止

一止冲澹寡欲嘗言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惟機械
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其爲制誥坦明有體謂制誥
者賞善罰惡語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爲其草顏
魯公孫特命官制詞甚偉帝歎賞爲手書之詩自成
家呂本中讀之以爲語不自人間來也嘗與校兩浙
試詔欲得通時務者同列患無人一止出一卷示曰
是宜爲首啓號乃張九成衆皆厭服

綦崇禮

高宗時詔追復鄒浩龍圖待制崇禮當作制其詞曰
言期寤意引裾常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
嶺嶽又云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歿知朽
骨之尚寒同列推重崇禮妙齡秀發每當酒酣氣振
時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中年頓挫場屋晚方登第以
作秦檜罷相制顯著其惡檜復相遂矯詔下台州就

家索其藁崇禮爲自納之帝前得免禍

章誼

韓肖
胃附

孝宗時朝議遣誼使金帝曰誼母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畧無難色戒家人勿令母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卽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耳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誼卒時母年九十二先是紹興中韓肖胃使金將行其母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當受命卽行勿以我老爲念帝稱爲賢母

陳公輔

紹興中公輔疏詆王安石謂安石學術之流禍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譏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爲正名分之書安石不列之學官史漢載成敗安危爲千古君相龜鑑安石禁學者讀史漢楊雄不能效漢又爲文美新而安石曰雄之仕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而安石曰道在五季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言又何怪氣節忠義之漸滅盡也

張翥

蔡京當國時嘗求善訓子弟者或薦翥京聘之翥再三辭不獲乃卽館翥教規嚴肅意度巖然與他師異

諸生頗不堪覺一日顧謂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先生當教某徐行未聞教以走也覺曰今天下被若翁破壞旦夕大亂起賊至必先入汝家汝曹惟善走庶可逃歟耳諸子大驚亟以告京曰先生當是心恙京矍然曰此非若所知也卽出見覺與深語覺慷慨言曰宗社危在旦夕京斂容問計覺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此爲第一義耳京叩其所知以楊時薦京因薦時

胡松年

松年字茂老平生不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松年絕不陳請或勸其白於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喜賓客奉入不足供費或勸其節用爲子孫計答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況俸廩乃主上所以惠養老臣乎方秦檜柄政士大夫無不曲意阿附松年鄙之至死不通一札疾將革呼其子謂曰大化密移皆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頃逝人謂其不歿也

何鑄

秦檜欲殺岳飛先使鑄按其獄鑄爲飛白其冤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但強敵未滅無故殺一大將非社稷長計檜因改命万俟卨

已乃奉檜指再遣使金使事祕不傳論者謂金是時厭兵欲和而難自已發故計使檜盡室航海歸陰謀其事後我師屢捷金欲和益堅檜之遣鑄蓋以鑄嘗爭岳飛之獄而飛竟歿使金知之而其議速諧也

王次翁

秦檜召三大將論功行賞時岳飛獨未至檜謀之次翁乃以明日率世忠俊置酒西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凡六七日飛既至卽皆除樞密罷兵柄次翁歸語其子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

太后南歸時先貸金於金使以充路犒及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時次翁爲奉迎使以未得檜命堅不償相持境上者凡三日中外憂懼副使王喚哀金與之乃得入太后至泣語其故於帝曰萬一有變吾母子不相見矣帝震怒欲誅之而次翁先白檜謂未得丞相命不敢擅檜大喜爲營解終檜世以功名終

楊愿

愿事秦檜甚謹善迎合高閑侍經筵上問張九成近安否翊日又以問檜檜曰九成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劾予郡乃力乞祠觀其意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

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問薦之以語愿愿卽謀劾問去之愿他日守宣城其表弟王炎於醉中謂愿曰嘗在呂丞相處得兄所通書其間頗及秦相之短尚能憶否愿默然色頓如灰遂畱炎不聽去炎伺間得客舟以行愿竟憂撓卒

勾龍如淵

秦檜力主和議而中外諸臣皆上書諫檜患之如淵謂檜曰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其異已者則事濟矣檜大喜卽擢如淵如淵旣入臺帝一日問曰今在廷莫更有小人否對曰近日如趙鼎爲相盡隳紀綱

乃竊賢相之名去王庶在樞府盡用姦計乃用議和
不合賣直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乃竊朝廷美職去
帝曰卿何不論對曰目今士論見孟庾之召王庶之
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孟庾一人
以正今日公論於是出庾而庶大中相繼罷

如淵又進言臣觀朝廷事非君臣情通未易克濟大
臣稱有過差陛下訓飭之可也陛下所欲爲勢有未
可大臣亦當明白辨論然必陛下先與大臣言此意
若不先言卽大臣論事一不從尚未之覺至再至三
遂以爲陛下疎之或疑讒人間之旣以懷疑卽不能

言史恢紉 卷五十五 二四
盡誠陛下察其不誠又從而疑之安有君臣動相疑
間而能以於其位以濟國事者帝曰然卿見秦檜亦
宜語此時檜方得君如淵更以此堅帝意也

羅汝楫

岳飛之獄汝楫爲侍御史附會殺之後汝楫旣卒其
子願知鄂州有治績然以父故不敢入飛廟一日自
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竟不能起遽卒於像前人
疑飛憾未釋也

王居正

居正初與秦檜善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旣
相所言都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
中國人惟當著衣喫飯共圖中興臣心重其言又自
言使檜爲相數月必能聳動天下今相矣設施乃止
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上銜之遂有婺州之命

居正爲婺州上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
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
言於朝乃詔如建炎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鶉鴿
色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皆山谷中人烏知所謂胡
桃文鶉鴿色耶亦奏罷之他日御史蕭振論守令賢
否帝爲舉居正貢羅市炭二事曰守臣愛百姓皆如

此朕復何憂。

居正初因召見入對曰昔人有言君以爲難則易將
至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似當有易之理然而日難
何也蓋昔人知其難則勉強爲之今以爲難則不復
有爲而惟俟天意之自回強敵之自斃故愈難也宣
和未以爲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和孰難靖康未
以爲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由此而言今
日雖難於前曰安知他日不更難於今日蓋宣和徒
以爲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徒以爲難故有今日之
憂今復云云臣尚

或帝悚然他日謂宗尹曰

謂字文价曰朕嘗許熹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
且用神宗序通鑑故事爲序冠篇不謂其止此

熹特立獨行早著書以秦檜當路祕不出檜歿始聞
於朝立朝正色張栻嘗言李仁甫如霜松雪栢一生
無姬侍不殖產第生歿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
年葉適以爲春秋後僅有此書云他撰著尤富有易
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
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各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
三十卷四朝史藁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
十卷七十二侯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

言史小系 卷五十五 二六
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支齊
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四十一卷

尤表

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袁疏
論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
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夫臨財不苟得廉
介也安貧守分恬退也擇言顧行踐履也行已有恥
名節也而皆目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
於世者一舉足卽入其中並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
有哉孝宗覽疏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

瑀爲龍圖閣學士以不附和議忤秦檜檜忌之出知
信州會大水瑀上奏檜讀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
水不至如是瑀遂稱疾瑀嘗爲論語說至周公謂魯
公曰可爲流涕至弋不射宿曰孔子不欲陰中人時
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爲譏已逐興祖魏安行錢之
板併奪安行官毀板籍其家

洪擬

紹興三年以地震求言擬上言曰法行公則人樂而
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比者監司守臣獻羨餘
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疎逃也○有自

僚爲侍從者臥家視職未嘗入謝若鼓院官移疾
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權酷立法甚
屈犯者籍家財。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酷賣
是行法止及賈豎也。小事如此大者可知能無積怨
而于和乎未幾罷去自稱淨智先生

趙逵

紹興中逵對策極論君臣父子之情詞旨真惻擢第
時檜意別有屬而逵對獨當帝意檜不悅授逵簽
書劔南帝嘗問檜趙逵安在檜以實對尋又問除校
書郎逵單車赴闕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檜愈徯之方

欲擠逵而檜歿帝自臨檜還卽擢逵著作佐郎逵至
帝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後爲
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
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逵奉詔充普安王教授一日勸講至戾太子事王曰
於斯時也斬江充而自歸於天子何如逵曰此非臣
子所能王意蓋有所指也他日以遷秩入謝帝又曰
秦檜炎上上不附者惟卿一人逵曰臣不能效古人抗
折權姦但不與之同耳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廢
其知貢舉能首得王十朋帝嘗稱逵文筆似蘇軾每

稱爲小東坡其卒也爲之拭淚歎

張燾

金使張通古蕭哲至朝議謂上當拜金詔燾抗疏力爭時勾龍如淵力主其議燾面折之曰達視其所舉君薦七人而皆北面張邦昌君平生可知秦檜以爲患燾亦自知忤檜移疾在告檜託樓炤諭意月十九日闕人欲以公爲直院燾大駭日果有此言愈不敢出矣檜不能奪拜詔之議遂止

和議旣成詔太宗正士褒朝八陵燾副之旣至成禮還奏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雪讐恥帝問諸陵寢狀燾不答但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默然因請永固陵勿用金玉大畧言金玉珍寶其爲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無足怪者上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斷不用金玉先是陵前石澗水久涸自二使至忽湧溢父老至垂涕云

黃中

中字通老紹興初擢進士第二金亮南侵朝士皆遣家屬遁匿中獨恬然及敵退惟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不動衆慚服乾道中告老去上一日御講筵顧侍臣曰黃中老儒今居何許年幾許筋力或未衰耶

言史初編 卷五十五 二十九
卽召對居恒論議必本孝弟忠信朱熹嘗裁書請見
其辭曰今日之來將再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
於門弟子之列則某志也其爲有道所重如此

孫道夫

道夫嘗知蜀州上產綾前守置机買絲虧直民病之
道夫爲斷其机金人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
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虜殺父兄而奪之位與
兵乃問有名耶道夫遇事明了人目爲水晶燈籠

曾開

秦檜主和議開力爭其非檜餌以執收開曰儒者所
爭在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
如高麗之於本朝開曰公爲宰相而尊君奉主之術
乃爾耶因歷引古誼折之檜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
不知聖意已定公當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
事耳且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
論存亡檜矍然開故從游醉學日讀論語每有會意
欣然忘食與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終身蓋師友淵
源固有所自云

陳俊卿

俊卿清嚴自檢終日無惰容立朝正色危言無所顧

避淳熙中嘗自家召入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從容言
及時事後卿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
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中人覲
抃之門者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
七八不復顧忌矣上曰自今二人若有陳語當不復
從俊卿嘗以論事不合求退上手札畱之曰卿雖百
請朕必不從其爲上所倚眷若此

虞允文

金亮南侵王權棄廬遁歸中外大震允文時奉命趣
李顯忠代權及至采石權旣去顯忠未來而敵騎充
斥矣允文謂必待顯忠則悞國事遂招集諸潰將激
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卽趣江濱望見江北亮
已建黃屋踞坐其下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而
分戈船爲五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
百艘絕江而渡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我軍小卻時
時俊在側允文撫其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
兒女子耳俊卽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遂以
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猶未退允
文復遣一軍自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是役也
敵僵尸四千餘殺萬戶二俘千戶五生女真五百餘

是時敵兵四十萬而允文所將止一萬八千云
亮旣不利於采石乃率兵趣瓜州時李顯忠楊存中
等皆以衆來會戰艦畢集允文乃臨江按試令戰士
踏車船於中流上下三周金山迴遶如飛敵持滿以
待相顧駭愕亮望見笑曰真紙船耳何捷疾若是會
金有內難亮被殺捷聞上歎曰允文朕裴度也允文
本登進士第而以將畧顯是時葉義問視師鎮江義
問素不習軍旅會捷書至讀之有金賊添生兵之語
顧左右曰生兵是何物聞者爲之掩口允文拜相頗
留意人才分三等號才館錄一時知名士如胡銓周
必大王十朋洪适汪應辰趙汝愚等皆屬其薦拔

辛次膺

次膺清介嘗諤歷官五十年初終一節會召湯思退
遂力祈免奏曰王十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
臣嘗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天下亦知臣嘗疏其姦
臣不引避人其謂何已陛辭上猶惜其去謂曰有言
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

陳康伯

金亮南侵中外震恐朝士多遣家避匿康伯獨具舟
攜家入浙時人恃以稍安敵旣追上召楊存中詣康

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頗自寬翌日奏
曰聞有勸陛下幸閩越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
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其詔入
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始堅因請下詔親征以
虞允文叅軍事卒破亮

施師點

師點嘗使金至其廷立班已定典儀者以親王且至
趣師點退位師點不可典儀者固請師點正色曰班
既定豈容復更竝不動一時在廷皆爲駭愕他日金
使來問館伴師點今何官館伴就班中指示之使
然曰一見正人使我眼明上嘗因人對謂曰朕昨飲
冰水過多忽暴下幸卽平復對曰人當快意處恣其
所爲後未有不悔者上爲之瞿然

龔茂良

曾覲用事薦謝廓然爲侍御史茂良時爲相力求去
上曰朕甚知卿欲保全卿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及
陸辭茂良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
今日忽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遂貶
黜或謂曾覲密使人誅良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
之爲所賣也後朱熹從茂良子得其副本讀之雖言

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云

汪應辰

應辰五歲讀書卽能識奇字十歲能詩多驚人語嘗游鄉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能文今子奚若辰應聲答曰仲尼三千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鄉貢試禮部高等時相趙鼎奇之紹興五年擢進士第一授鎮東軍簽判會歲旱命應辰禱雨名山雨立應越人語鼎曰此相公兩鼎曰不然乃狀元兩

和議旣成應辰上疏言和議不諧非所患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大可患異議不息非所患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大可患秦檜惡之遂請祠居常山之永年禪院時蓬蒿滿徑一室蕭然饘粥不繼而應辰恬如也其胸中浩然之氣恒勃乎其不可禦張九成被謫交游皆絕應辰獨時時通問九成居憂又不遠千里往弔之趙鼎歿朱崖喪過其郡應辰爲文祭之其辭有云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逐南荒遂爲生歿之別恩特榮於歸骨論已定於蓋棺吏付之火檜怒將訊鞫以徧搜其藁不得乃寢

王十朋

秦檜歿上親策士諭考官曰策中有指陳朝政切直

者竝寘上列十朋以攬權爲對擢第一上嘗除十朋
起居郎胡銓侍御史謂銓曰比除臺官外議云何銓
曰皆謂得人上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已力求外出
知饒州饒並湖多盜賊聞十朋至一夕遁去移知夔
饒民乞畱不得斷其橋十朋從間道去他日衆緝橋
卽名之曰王公橋又移湖州召對劉琪請畱之上曰
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方患水非十朋莫能鎮撫其
爲時所重如此所居書室扁以不欺二字初聚徒梅
溪受業者百數學者稱梅溪先生

杜莘老

莘老嘗言臺諫當論天下第一等事若有所畏姑言
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故其任言責取衆所
指目者盡擊去之一時稱骨鯁敢言必曰杜殿院初
自蜀造朝不以家累行高宗因對謂曰聞卿出蜀卽
蒲團紙帳如衲僧然真難及也

王希呂

希呂天性剛勁嘗論近習用事語極切至上變色欲
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
字來矣佐漕江西嘗作拳石記以示僚屬一幕官輒
舉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喜其不阿卽薦之居官

言史恢紀 卷五十五 三五
介潔歸家至無屋可廬寓僧寺

李燾

燾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事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攷做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靖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繁未集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淳熙七年書成上之詔藏祕閣自謂此書寧詳毋畧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目五卷依熙寧修三經例損益修換四千四百餘事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燾嘗引漢石渠白虎故事請上稱制臨決又請冠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已燾卒上

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足矣

居正他日入對奏曰陛下惡安石之學嘗於聖心灼見其弊安在帝曰安石之學雜以霸道效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實生於安石居正曰安石得罪萬世不止此因歷陳其釋經之無父無君者帝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居正退作辨學序卽以帝語入之楊時最器居正嘗出所三經義辨以示謂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爲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書旣進而楊時三經義辨

亦列祕閣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晏敦復

敦復嘗論黜和議秦檜使所親諭意曰公能曲從兩
危可旦夕至也敦復曰薑桂之性到老愈辣其勿復
言初檜拜相制下日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姦
人相矣張致遠魏矼聞之皆以其言爲過至竄胡銓
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秉國便
改爾他日亦何所不至帝嘗謂曰卿鯁峭敢言可謂
無忝爾祖祖晏殊也

真偽相亂耳未幾韓侂胄擅國道學遂受其禍

謝諤

諤爲文倣歐陽修曾鞏初居竹坡名其燕坐處曰良
齋人稱良齋先生周必大薦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
其爲人齋者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已得之矣光
宗嘗獻十箴又論二節三近二節曰宴飲曰妄費
三節曰執政大臣曰習學名儒曰經筵列職

李衡

衡爲侍御史以外戚掌兵柄爭之不得力求罷家居
崑山結茅別墅杖履徜徉左右惟從二蒼頭架上聚

言萬卷號曰樂菴其學淵源本程氏雖博極羣籍而必以論語為根本臨幸沐浴冠櫛條然而逝周必大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之時超然如此殆孔門所謂聞道者

劉章

議經畧中原趙彥端竊非之或譖於上曰陛意大舉但資彥端一笑耳端憂不測先是章夜謂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初不知狀對曰人焉敢笑但意見不同或有之耳上為意解一日上顧罔曰卿今年幾而容貌殊未衰頗學道不章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爲難臣以爲易上嘉歎久之

周必大

必大慷慨明辨孝宗志在恢復每御毬塲太子與焉必大奏金星近前星臣甚危之上令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業命之臣安敢導以違命惟陛下勿命可耳上然之椒房戚有求為郎者上令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豈可論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任怨耶必大曰當予不予則怨不當予不予何怨之有晚以偽學被

黜家居自號平園老叟有平園集二百卷他著撰八十一種生平敬慕其鄉人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又胡忠簡銓為建三忠堂自為文記之則絕筆也

公大奏金星武備星曰甚武之士今謂太子少大曰必大漸詳即辨奉宗志公剡身再啣遺教太子與流

周山大

三十平不長人以為難曰以為是上嘉其人之

不章惟曰曰書上無少身非劍自對晏嬰一瓜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六

讀宋史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本

列傳

趙汝愚

孝宗崩光宗以疾不執喪中外危疑時畱正因朝伴仆於庭明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而汝愚鎮之以靜密謀內禪遣韓侂胄以意請於憲聖后凡再奏不獲命領內侍關禮入見憲聖泣曰聖人讀書萬卷幾見有如此時而不亂者乎今丞相已去所賴趙

知院旦夕亦去矣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獨以同姓故亦恃太后主張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如天下何憲聖乃曰事順則可令好爲之於是禮報侂胄侂胄報汝愚明日太后垂簾汝愚遂率百官奏簾前奉嘉王卽帝位人心始定

侂胄是時自以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居中用事朱熹時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而勿使預政汝愚謂易制不爲慮會熹與彭龜年約同劾侂胄而語泄侂胄竟以內批去熹併去彭年遂謀逐汝愚然難其名

或教之曰彼宗姓託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之矣侂胄遂嗾御史胡紘疏劾汝愚中云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蓋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其奉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言者遂執爲罪端詔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而病作守臣錢鏊希侂胄指寤之遂暴薨天下聞而冤之

汝愚學務有用每言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其立朝也以富弼韓琦范仲淹司馬

光自期平昔師友如張栻朱熹王十朋胡銓等議論皆欲次第行之而未果自爲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如是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卽中夜必披衣侍母所初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必相待共嘗之母喪終日俯首哭泣柩側故人之孤女貧無歸輒聘爲子婦同僚歿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卽謀歸其子而賻葬之道見病者必收恤至躬爲煮藥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白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衣稱之曰古君子沒後丞相陳俊卿題其墓碣曰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所著述詩文十五卷宋名臣奏議三百卷

留正

光宗嗣位姜特立以隨龍恩情寵擅權旣得罪黜出尋召入正爭之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正遂乞罷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夫事誠是則可固執如其非必須惟是之從若壹持把定之說恐自是以往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勅而以身待罪六和塔復移范村是行也凡一百四十日復入

黃裳

言史懷紉 卷五十六 三
光宗時裳爲嘉王府翊善進講春秋論統御諸侯之道因言今天下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任吾兵者九都統王曰何謂九都統裳曰昔唐太宗年十八已能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尚不能知九都統是可不汲汲於學乎未幾王踐祚韓侂胄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裳每先事言之已疾將革猶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毋使壞於一日吾已矣後之君子必有任其責者蓋指侂胄也

羅點

光宗不朝重華宮點嘗因對便殿問曰中外傳聞陛下內有所制溺於酒色不能遽出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櫻拂處姑借酒自遣耳夫閭巷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之旣霽便湛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畱哉上不省

林大中

彭龜年以論韓侂胄出外大中執奏龜年宜畱侂胄應出坐落職家居十二年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櫛杷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掛口或勸通書侂胄大中曰吾爲夕郎時肯一言承意豈閒居至今日客

曰縱不求福盍求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豈可求而免朱熹嘗貽書朝士曰自林和叔入臺無一言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有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耶尋卒

何澹

澹爲御史中丞適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舍議時太學生喬嘉等移書澹曰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所係屬也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乃以爲不逮事而不持心喪乎奉常禮所由出顧欲使臺諫給

舍議識者有以闕足下矣澹不得已去居外快快嘗通書侂胄曰迹雖東冶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園也

林栗

孝宗朝懲紹興權臣之弊一意總攬不以任臣下栗上言人主蒞權大臣邇臣審權諍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左右近習善竊權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邇臣則邇臣重權在諍臣則諍臣重是故英主嘗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侯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邇臣審之諍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竊之矣人主顧謂

得其權而自執之豈不悞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第不以權與之收攬其權而不肯獨持之

云

初奉

對讀至人主嘗患權在臣下二語孝宗亟稱善栗徐曰臣意尚在下文執政不悅出之外

栗以直寶文閣出知湖州因陛辭上言曰臣聞漢臣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至痛哭流涕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論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非徒瘡也又苦蹊鑿又類辟且病非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示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爲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

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於歿必矣夫今日之病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在內真氣內耗故風邪得外乘之忽中於人應時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又凜凜畏風邪之乘而不能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起而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蕩熨鍼石雜然並進恐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

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嗜欲節思慮調氣血養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元氣周流脈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交入五臟受風風邪之盛未可卒去則真氣之存者日耗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爲陛下言無以易此也栗晚年與朱熹論易西銘不合以道學論熹遂爲士論所不與

陳自强

自强韓侂胄音子師也侂胄既貴自强欲入謁而不能自通會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言於侂胄一日召見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爲設位躬鄉自强再拜次揖從官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遂除太學錄遷博士尋數轉擢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未踰月登樞府蓋自選人至兩地才四年自强倚侂胄苞苴盛行四方至書必題其緘云某物併獻凡書題無併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賂金帛充牣都城火自强所貯一夕盡煨燼侂胄首遺

之萬緡於是執政及列郡聞之莫敢不助未幾得六十萬緡幾倍所燬自強每語人曰吾惟一歿以報恩王蓋居恒稱侂胄爲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師旦爲叔侂胄敗自強竄嶺表

許及之

寧宗時及之諂事侂胄無所不極侂胄生朝上壽者畢集及之後至闈人掩關拒之及之輒俯僂由竇入爲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衰遲之狀不覺屈膝僂胄憐之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於是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笑傳宰內

王質

王質

孝宗屢易相而國論未定質奏曰自陛下卽位來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又持陛下以守守旣困思退乃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祐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至分之而不使合今陛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吾兵甚振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金人且來卽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

入則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為陛下謀會二者為一天下烏有不治哉時名士王阮嘗言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欬唾皆成珠璣云景文質字

方信孺

韓侂胄既開邊釁構兵不已乃復遣使請和召信孺命以使事信孺往金帥要以五事信孺爭之甚力凡再往返朝命從其三始定約還復命見侂胄侂胄問使事信孺言敵所欲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問復不答侂胄

厲聲詰之信乃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
史浩

隆興初張浚入覲乞即日降詔圖恢復上以問浩浩陳三不可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已復爭之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心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為內應浩曰勝廣以鈕耨揭竿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上英斷是時王十朋亦是浚議然邵宏淵兵出卒無功

上嘗因館試親批刘光祖策後曰用人之弊由君乏
知人之哲而宰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立法過於忠
厚。宰相悞國。大將敗軍。未嘗誅戮。要在君擇相。相擇
人。懋賞立乎前。嚴誅迫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
詔既出。中外大聳。浩上奏曰。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
於流竄。誅戮大臣。秦漢法也。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
獨以忠厚。而陛下云過於忠厚。夫忠厚而乃有所謂
過哉。識者是之。

王淮

淳熙中。淮爲宰相。上以成都闕帥訪淮。淮薦雷正。上
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
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淞多名臣。不有丁
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淮本浙金華人。人人服其不私。

趙雄

十一

淳熙初。雄以端明學士簽書樞密。上嘗與言。今夏蠶
麥熟。絲米價平。可喜。因言。近世士大夫好高論。恥言
農事。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皆周公孔子之書。
曷嘗不以理財爲務。且不獨此。士夫又多諱言恢復。
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爲人所據。亦須投牒
理索。否。雄頓首曰。陛下志大有爲。臣敢不布堯言。書

言身物系 卷五十六
之時政記雄爲右相每入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此言
蓋未嘗離口

程松

松字冬老初知錢塘諂事韓侂胄侂胄嘗以小故出
愛姬松聞迎歸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侍奉惟謹無
何侂胄念姬復召姬姬具言松侍奉狀侂胄大喜不
開旬擢諫議大夫尋復以不亟遷意快快爲獻一妾
名之曰松壽侂胄訝其名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
欲使賤名常蒙記憶耳遂除同知密院自邑宰至執
政才四年

松爲陝西招抚會吳曦反報金兵且至百姓奔走相
蹂躪一城如沸松亟望米倉山遁由閬州順流抵重
慶作書抵曦乞贖社買舟稱曦爲蜀王曦遣使以匣
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其劍也亟逃奔使者適及松
不得已啓視之則金寶也松遂兼程出陝西向掩淚
曰吾今日獲保首領矣

薛叔似

叔似字象先初釋褐登對論國初取民甚輕熙寧以
後賦日增而民困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
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何如正使海內

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舉如明章不
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卽位二十餘年而國勢未張豈
肅然如一僧便能了事上默然

倪思

思謹直無避忌寧宗初自外召入韓侂胄以人望收
之也思入對首發蘇思且姦賊及皇甫斌等喪師憾
國之罪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匍匐權門稱門生不
足稱恩坐恩主甚有稱恩父者侂胄大怒思見侂胄
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
蘇師且蒙蔽此聰不足也人言平章騎虎勢不得下

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耳侂胄棟然曰聞所未聞
史彌遠用事拜右相陳晦草制有昆命元龜語思歎
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語蕭咸以爲堯
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駭懼今昆命元龜此舜禹
揖遜事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能無駭乎彌遠怒
擢晦侍御史卽劾思遂落職去

仇愈

愈嘗爲高密丞有善政民懷之若父母州闕司錄檄
愈攝事方行邑民萬餘邀留擁歸署時天寒至然火
相警守愈由間道得出或覺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

我能使公復來他日愈白事郡牙忽數千人至徑擁以歸守將不能禦愈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愈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是奢費如此安得不貪

高登

紹興初登讞六郡獄多平反秩滿去士民丐畱不獲爲相率餽錢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高君貧願勸令咸受登悉拒卻竟以無主名無所歸因置之學買書以資士後以忤秦檜罷歸家事一無所問惟聞朝廷事小失則頻蹙不樂太着財慙哭隨之臨卒諄

天下大

宋德之

德之官蜀中安丙奏其傲詔降秩丙旣定吳曦亂時相史彌遠疑之以問德之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敢以私嫌廢公議彌遠怒竟罷之安丙嘗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他日請婚於德之不許論者益重之

德之大父耕仕爲宣教郎一朝棄去莫知所之從父廉嘗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有言宋宣教過浙江去者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盍訪之德之渡江徧訪

至雪竇聞諸耆老山後爛平山有三居士其一宋宣
教也德之攀躋至爛平第見丹竈爲置祠其上而歸

辛棄疾

棄疾能文尤工長短句悲壯激烈其跋紹興詔書畧
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讐之大恥使此
詔出於紹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讐
敵俱存也悲夫人稱其警切棄疾旣沒其墓傍僧舍
時有大聲疾呼堂上若鳴其不平者徹夜不絕後謝
枋得過而聞之曰此必幼安也爲秉燭作告文擬旦
且往祭文成而聲寂

婁寅亮

建炎四年寅亮上疏請擇宗室之賢者立爲皇子畧
云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章聖取宗室
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今陛下椒寢未煩前星不
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
王子孫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
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氓庶恐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
以二聖未有回鑿之期也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
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以待
皇嗣之生庶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一四
感悟孝宗以後諸帝得承大統實始於此

劉宰

宰有吏才嘗爲秦興令民有亡金釵者惟二僕婦在訊之莫肯承宰命各持一蘆去曰不盜者明且蘆自若果盜則必長二寸明視之則一自若一去蘆二寸矣蓋慮其長也盜遂伏邑有殺人獄訊之曰某禱於叢祠將殺一人刃忽三躍因殺三人殆神悞我也宰卽斬其神之首以殉

先是宰爲真州司法有詔至非僞學不讀周程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謂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時有柴中行者爲撫州軍事推官轉運司檄至今自署非僞學中行奮筆書曰自幼讀程頤書以取科第不知是僞否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林壯之

張詔

詔嘗奉命爲介聘使於金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審視向之再拜館者止勿拜詔答曰詔雖不識其人然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知必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

畢再遇

開禧二年再遇北伐師至靈璧會別將李郭二軍不

利於宿詔班師金人以五千騎分道追躡再遇率敢
死士衝其鋒大敗之逐北數十里然後下令諸軍發
靈壁而身獨畱後度軍行三十里許乃火靈壁諸將
問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
煙埃莫睹彼既敗不敢迫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輩
安知兵易進而難退耶他日被圍於六合軍中矢盡
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主兵官也爭射
之須臾矢集樓堦如蝟獲矢二十餘萬

安丙

丙宜撫四川嘗括關外營田利所用人有文垓馮安
世者皆非端士魏了翁遺丙書謂幕府舉辟當用經
術士不者恐貽子孫賓客無窮之累丙復書曰關外
雜買須四百萬緡而總計見緡止二十五萬多方措
置非得已而不已倘皆清流何由辦事蜀士中如令
弟嘉父輩清則清高則高矣其肯辦錢糧俗務乎劉
德修嘗責楊嗣勳不能舉義誅叛嗣勳云德修特未
當局耳丙於華父亦云

初吳曦反於蜀其從事錢鞏之嘗夢曦禱神祠以銀
杯爲玃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
以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

此輩之覺心異其夢以語曦及曦反丙與楊巨源等謀誅曦定蜀竟代曦宣撫子文卽丙也

楊巨源

吳曦反巨源陰結義勇三百人謀圖之會聞安丙拒曦長史命乃因蜀士程夢錫詣見丙曰先生而爲逆賊長史耶丙指天以誓曰恨無豪傑共滅此賊耳巨源乃大喜曰非先生不足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了此事遂約李好義等以三月乙亥未明巨源自稱詔使直馳入僞宮出曦不意遂斬曦定蜀

吳曦旣誅朝廷詔獎誅叛者語不及巨源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蔽吾功者時趙彥呐以誅祿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禧與通判殺吳曦亦通判耶因啓謝丙曰飛矢下聊城深嘉魯仲連之高誼解印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丙惡之遂文致巨源謀不軌收而殺之巨源歿天下忠義之士爲之扼腕流涕劔外士人張伯威操文以弔詞尤悲切

李好義

吳曦反好義與李貴楊君玉李坤辰等密圖曦會聞安丙楊巨源亦有是謀遂遣君玉等通於丙與丙合約日舉事好義及期與弟好古好仁等拜家廟與妻

言史物紀 卷五十一
馬氏訣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妻叱之曰汝爲朝廷
誅賊何以家爲其母亦曰汝兄弟生爲壯夫歿爲英
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惜性命吾輩當
何如遂率其徒七十四人大呼直入曦授首

趙方

方慷慨有大志初舉進士爲青陽令謂其守史彌遠
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苛是刑罰中教
化時以爲名言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
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
勿醉當使日日可戰尤留意人才一時名士名將如
游九功扈再興孟宗政等皆樂爲用仕終端明殿學
士疾將革猶曰未歿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卒之夜有
大星隕於襄陽子范葵並爲名臣

孟宗政

嘉定中金帥完顏訛可盛兵圍棗陽先是金兵圍城
宗政身七十餘戰戰必捷金人忿及是爲必克計選
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礮石
工晝夜埒城又運茅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爲先
毀樓掘深坑防地道剗戰棚防城隕臨機制變敵不
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葦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

戰凡十五陣金兵死者十七八又殪其都統天反風
金人愈忿砲愈急會王大臣任援兵適至內外合擊士
氣倍振是役也金人橫屍徧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
可棄帳走獲輜車牛馬萬計金人自是呼爲孟爺爺
蓋宗政未嘗學兵法而直暗與合云

張威

威自行伍充偏裨戰必克金人憚之荆鄂多平野利
騎不利步威曰彼鐵騎一衝則吾技窮矣乃以意創
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每騎兵至則
聲金一軍輒分數十族金人隨分兵則又鼓而聚之
倏忽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
其臨陣戰酣精采愈奮則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
號張鵲眼每戰不操他兵有木楛號紫大蟲揮之掠
陣敵無不披靡者其軍行必若銜枚寂不聞聲

章穎

穎爲侍從時與韓侂胄善及侂胄用事穎輒謝絕之
其入爲少宗正也趙汝愚適歸相遇於廢寺會泥雨
不能伸足汝愚但立僧牀與語曰寄謝余參政某雖
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護之穎曰相公人才卽參
政人才也使果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余參政

謂端禮余繼相於善類多所全佑蓋穎助云

袁甫

嘉定中甫奏言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慕漢宣厉精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優柔之失元帝文宗之果斷不用於黜邪佞而反用於逐賢良此由不識剛德之真也所謂真剛者當為之事必行不當為之事斷勿行如是而已甫故從楊簡學嘗自言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

洪咨夔

嘉定中詔求直言咨夔上疏論時相史彌遠事彌遠

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怒為憤其死
二秩彌遠死復召還會金亡邊帥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後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陛下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疏入不省先是咨夔論彌遠疏其父見而讀之謂曰吾能喫茄子飯汝母憂時稱賢父

許奕

奕舉進士時寧宗親擢第一嘗遺書韓侂胄力爭開邊之悞已見時事日非尤多所論奏疾將革自草遺表畧云念臣本非衰病初染微疴當湯熨可去之時

言史懷緒 卷五十一
臣以疾而爲諱及鍼石既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靜
念膏肓所致之由總因脈絡不通之故皆以寓諷也
奕善籀隸書多著述

楊簡

簡舉進士初仕富陽主簿會陸九淵出遊道富陽簡
造謁典言遂定師弟子之禮自是言動必準於矩度
簡嘗知溫州 遣使至郡使於簡爲先世契不
敢當郊迎從間道走州入客館簡聞之不敢入往來
傳達數四乃驅車反將降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簡
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敢不肅使者

曰契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
臨蒞已天使也某敢不肅遂從西翼借進禮北面東
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回升自西
階足踧踖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
尊簡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
今天子乎持益堅使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
奪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卽揖而
出旣就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絕邦人創見之莫
不瞿然竦覲

高斯得

理宗之季朝廷詔行自實田法時斯得轉運福建上
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今主上臨
御適三十一年而亦令民自實田事殊可怪書之史
冊恐爲秦續事遂寢斯得以直忤時近習有言其以
緡錢百萬求易近地者理宗曰斯得硬漢安得有此

唐璘

璘事理宗初推監察御史臺吏且至璘惶駭趨避不
肯詣闕其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憂璘曰此官須爲
朝廷爭是非一或拂上意忤權貴恐爲大人累何得
無憂母曰兒第盡言求不負天子吾有而兒在勿憂
也璘拜謝乃入受職首疏論事卽斥宰相以文之
才爲經世之畧時比之唐介

沈煥

煥嘗爲太學錄充殿試考官唱名日上偉其儀表遣
內侍問姓名衆忌之或劝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
謂曰道與職有二乎因試發策卽引孟子立乎人之
本朝而道不行爲問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在職才
八旬調高郵教授去煥品格高明嘗言晝觀諸妻十
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事
煥友舒璘者與煥同從陸九淵遊嘗徒步謁朱熹

祖謙於婺聽講學遺書告其家曰敝床蔬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時忌璘者或望風心議及典處了無疑間也樓鑰有言璘於人若熙然之陽春

范應鈴

應鈴字旂叟仕州郡人謂其經術似倪寬決獄似雋不疑牧豎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嘗學疾上疏謝事至再不允一日忽籍府庫核簿書處官事既畢遂及家事纖委必悉僚友勸其清心必爭曰生死命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客至問疾鈴冠肅之入應對如常時客退條然而逝

牟子才

子才嘗論蜀事謂守蜀之策當以嘉渝夔三城爲要欲保夔則巴蓬之間不可無屯以控扼之欲保渝則利閬之間不可無屯以遏截之欲守嘉則潼遂之間不可無屯以倚角之屯必萬人而後可他日又言全蜀盛時官軍七八萬通忠義人爲十四萬今官軍不過五萬耳宜招新軍三萬并撫田楊二家使爲我用如是則蜀可保不者不出三年蜀必亡識者是之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鞞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

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凌亢而已蓋以爲掃除之職固當爾所以返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爲逐其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又寫力士脫鞵狀爲之贊而刻諸石是時丁大全方與董宋臣表裏亂政會有得石刻遺宋臣者宋臣大怒持碑文泣訴帝爲降兩官

孟珙

純祐中珙鎮江陵初至登城周覽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今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敵一鳴鞭不卽至城外乎乃修復內隘十有一而別作十隘於外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則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水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繪圖上之珙忠誠之念可貫金石所至守必固戰必勝在軍中與叅佐部曲論事言人人殊而徐出片語折之羣情貼服凡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接之名位雖重惟建旗鼓申法令慄然無敢涕唾纔退卽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其學邃於易亦通釋典自號無菴居士疾將革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

志不克伸矣月朔大星隕境内聲如雷尋卒

楊揆

揆本書生工詞賦倜儻任俠嘗貸人萬緡遊襄漢間入倡樓篋垂盡夜忽自呼曰來此何爲輒棄去已叅軍杜杲幕能出奇計解安豐之圍在軍中嘗費錢數萬賈似道核其數孟珙以白金六百與償揆又費之終日酣飲似道欲殺之揆曰漢高祖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如公瑣瑣何以用豪傑似道姑置之揆初從戎習騎射每夜用青布籍地乘生馬躍初不過三尺次五尺次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孟珙嘗用

其法爲小子房

張惟孝

惟孝慷慨負奇自襄陽避亂江陵幹官鍾蜚英見而奇之以告宣撫姚希得希得宴之仲宣樓酒酣謂曰世事如此奈何不出惟孝不答再叩之則曰朝廷負人蜚英曰有國而後有身惟孝乃躍然曰惟命卽請空名帖三十道還逾旬以三十騎俱擁精甲五千至希得大驚喜會鼎澧五州危甚惟孝率衆往援戰屢捷希得爲請所部姓名答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未幾遁去物色

之不可得或云趨淮甸不知所終

趙汝談

附與權

汝談天資絕人讀書皆自出意見其論易以為為占者作書堯舜二典當合為一禹功只施於河洛洪範非箕子之書詩不以小序為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疑傳會女主之作其說雖不盡軌於正士林共奇之時有趙與權者三為府尹嘗解金帶質錢都人稱趙端明必曰趙佛子

史嵩之

嵩之事理宗歷右相擅權作姦不顧公論其從子璟

卿書

畧曰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當辦天下之

大吏

下之大任必當成天下之大功乃比來種

種字

元終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

卒

心辦輦金帛輓芻粟者絡繹道路一則曰督

府

白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

蜀

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夫維揚有趙葵

廬

杜伯虎金陵有別之傑則為督府者正宜控

據

山西援蜀東援淮比鎮荆湖以成常山蛇勢而

不

之圖乃盡撤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

斗

矣如天下蒼生何於是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

决偏

卷五十一

二六

於沅湘搖蕩於鼎澧竊謂江陵既孤則武昌必不
與荆湖稍警江浙諸郡又焉得高枕而臥哉此隙一
開東南生靈特兀上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
金甌之無闕也師老財殫績用弗成主憂臣辱公論
不與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之列而乃
廁於蔡京誤國之後遺臭萬年亦何面目見我祖於
地下此愚所爲痛心疾首向伯父苦口極言之也未
幾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先是彌遠從弟彌鞏
亦以疏觸彌遠終身出之外真德秀嘗言史南叔潯
然塵表不登宗衮之門者三十年

葉夢鼎

咸淳初夢鼎屢召不出已進右相辭不許會轉運使
王价以言去官非其罪尋卒夢鼎爲白其誣官其子
賈似道以恩不自已出勒罷省吏數人夢鼎怒曰吾
斷不爲陳自强卽抗章求去似道母讓似道曰葉丞
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以相印強之今乃牽制至
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是
因屬人爲解夢鼎求退愈力似道使人諭以禍福答
曰生歿事小廉恥事大似道大怒聽歸田

馬廷鸞

賈似道用事文法密功賞稽將校不出死力時廷鸞共政憂之間爲稍越拘攣似道惡其異已黥省吏以洩憤廷鸞乃力求罷去帝惻怛良久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言臣死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聞不知願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而退

袁韶

韶舉淳熙進士累官叅知政事韶父故爲小吏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買妾臨安旣得察妾有憂色問故女泣曰妾故趙知府女家四川父歿家貧嘗妾爲歸葬計耳韶父惻然卽奉還其母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給歸且用破矣何以酬韶父曰賤吏不敢辱貴人女聘財可勿論仍罄橐中貲給之獨歸妻迎問爲道其故且曰無子命也若命有之汝豈不能育未幾而妻孕明年生韶

羅必元

章鑑附

真德秀入叅大政必元移之書曰嘗聞之老醫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歷仕州縣所至風力斬然每曰區區

小官罷去何害以是能必行其意淳祐中上召見謂前讀卿梅花詩足知卿志云咸淳中有章鑑者立朝寬厚士大夫目爲滿朝歡

余玠

玠之制置四川也蜀有士冉璉冉璞者兄弟並負文武才隱蠻中前後辟召堅不出及是玠聘之二人聞玠賢遂詣謁玠與分庭抗禮二冉當之無讓爲設宴酒酣坐客紛紛各言所長二冉惟飲食而已玠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欲觀我待士禮何如也明日爲更闢別館而陰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

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形起則漫去如是者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少効萬一夫爲今日保蜀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徙所耳曰蜀口形勝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此賢於十萬師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知先生非淺士遂密聞其說於朝不次官之卽任以徙城事自是連築青居釣魚雲頂天生等十餘城氣勢聯絡如臂使指蜀守遂固蜀都統王夔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每得富人輒施種種毒虐以脇取金帛大帥節制不能加朝廷雖知亦

以遠不能詰玠初至夔帥所部迎謁僅羸卒二百許
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何疲敝若此夔對曰精兵有之
所不敢遽見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若沸
旌幟耀日沙上人彌望若林立然無一人敢亂行者
玠對之恬愉自若徐命吏班賞各有差夔退語人曰
不謂儒者中乃有此人玠心欲誅夔而患其握重兵
居外難動乃潛命親將楊成代領夔衆一日陽託議
事召夔入立斬之蓋當夔始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
矣衆愕眙寂無譁者玠有子名曰如孫謂當如孫仲
謀云

汪立信

襄陽被圍急甚立信遺似道書曰今天下大勢已十
去八九爲今日計說猶有三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
而兵帳見兵尚可七十餘萬宜盡汰老弱選精銳五
十萬於七千里中距百里爲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
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則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
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互援聯絡不斷以成率然
之勢此上策也又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
辭莫若禮而歸之請輸歲幣以緩目前之急俟邊遽
稍休徐圖戰守是爲中策使二策俱不行此天敗我

也銜璧與視之禮亦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目微眇故云

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似道督師江上乃復召立信募兵應援立信受詔卽日上道遇似道於蕪湖似道哭謂曰不用公言以至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得一句不似道問公今何向曰江南已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歟要歟得分明耳至建康見守兵皆潰無可爲乃帥所部數千趨高郵將控引淮漢爲後圖已聞似道師敗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歟於宋土遂置酒召賓佐與

訣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中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

趙葵

葵字南仲趙方子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輒命葵偕諸將出遇敵則深入歿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歿救之屢以此獲捷方嘗賞將士恩不酬勞軍且變葵時止年十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一軍遂定葵歷江淮數十年東南倚爲保障卒之夕

五洲星隕如箕兒范

李全叛萌已見范決策討全而時相彌遠戒范無出位專兵范移書謝廟堂決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夫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旣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哉見范爲備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姦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而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末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且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則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鼂錯雖然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歿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見護家之狗必多方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其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彌遠得書爲之動心

吳潛

潛舉嘉定中進士第一累官執政立朝抗論時事出爲制置大使在官積錢一千四百十七萬三千八百

有奇代民輸帛前後所蠲逋賦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卒以忤丁大全謫嶺外將終預知歿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乃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瞑時景定三年五月也

江萬里

賈似道常以去要君度宗每呼師相畱之一日畱之不得至涕泣下拜時萬里在側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舉笏謝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心實銜之遂謀逐萬里元兵入襄樊失守萬里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意及聞警執門人手曰余雖去位誼當與國為存亡饒城陷遂赴止水歿時家人相繼投沼中積尸如壘翌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殮之

文天祥 趙時賞附

天祥字宋瑞吉水人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長日顧盼燁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天祥以法天不息對其書萬言不屬藁一揮而就考官

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帝親擢第一

德祐初元兵三道大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爲發郡中豪傑結諸洞變而以烏合萬人赴義或謂曰子是行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朝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力齊如此而社稷或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声伎滿前及是盡削去罄家產爲軍資與諸將事輒慷慨撫凡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歾人之事

天祥嘗疏論方畧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藩鎮之弊而國勢亦以是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補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其中以廣西益河南而建闡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闡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闡於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闡於揚州責長沙取鄆責隆興取斬黃責鄱陽取江東責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

言身小紀 卷之六 三四
日齊奮有進無退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
豪傑者又伺間出乎其間如此或敵不難却也時議
以天祥論迂闊不報

五坡嶺之潰天祥既被執見元帥張弘範左右命之
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
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
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
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
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
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
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
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入京

天祥北行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館人供
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率守之
時世祖皇帝頗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士無如天祥
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儻緣寬假
得從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
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
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
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

地事遂寢

天祥在燕凡三年元主知終不屈與將相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遂不果至元十九年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十人云欲取文丞相於是中外頗疑之元主爲召入問曰汝何願天祥對曰某受宋恩爲宰相無事二姓理願賜一死足矣元主猶不忍遽麾之退時有力贊宜從天祥請者遂從之俄有詔止勿殺則天祥已歿矣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今日事已畢南向再拜乃就歿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檢衣帶中有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

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趙時賞者天祥起兵時監軍也空坑之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被執時賞時坐肩輿元軍問謂誰時賞給曰吾姓文衆以爲天祥也執之天祥以此得逸時有係累至者時賞輒麾去曰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用以是得脫者甚衆是時劉洙亦被執臨行刑洙頗自辯時賞叱之曰死耳何必然時多其壯烈

余天錫

天錫者史彌遠塾師也彌遠擅權久皇子竑深惡之

彌遠懼將謀廢立而未得其人時沂王後尚虛彌遠欲借是爲異日地會天錫秋試告歸彌遠屬曰沂王尚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絕江與越僧同舟舟抵西門天大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家可避雨因過之保長知丞相館客具鷄黍甚肅須臾出二子侍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日與莒天錫憶彌遠所屬及還以告彌遠命二子來天錫引見彌遠善相大奇莒懼事泄命撫於父家未幾召入嗣沂王尋卽帝位是爲理宗

李性傳

嘉定中性傳疏論服制言東周而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旣葬除服秦漢之際尤爲淺促孝文定爲三十六日視孝惠前差有加矣至東漢後又損爲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能復古制而羣臣沮格未克盡行惟我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克篤前烈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嚮風民德歸厚疏入爲遷秩

包恢

恢嘗知建寧其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錢無算恢曰彼非犬彘安得一日而生五子毀其祠轉運江

西沈妖妓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有母愬子者年月
後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問泣不言微求之母孀與
僧通惡其子諫坐以不孝狀則僧爲之也因責子侍
養勿離跬步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
以籠盛衣帛出旋納僧籠內以歸恢知使人要其籠
置諸庫逾旬吏報籠中臭恢乃命沈諸江語其子曰
吾爲若除此害矣仕至資政殿學士

家鉉翁

宋之亡也丞相吳堅賈公慶奉元帥指檄告天下守
令以城降元鉉翁曰

省無縛執政之理三宮北遷鉉翁旦夕哭不食飲元
主高其節欲官之鉉翁誼不二君文天祥女弟坐兒
故繫羸官鉉翁傾橐中裝贖之以歸其兄璧其學遠
於春秋遂以春秋開館教授河間每爲諸生談宋故
事慷慨歎欷悲涕太息自號則堂人稱則堂先生

李庭芝

元兵入臨安宋已亡庭芝猶守楊州不下元帥以宋
詔諭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已
兩宮北遷道出楊復詔庭芝曰吾已臣伏卿爲誰守
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之因密遣姜才出兵奪

兩宮不克復閉城守阿木使者持元主詔來招降庭
 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俾上謂其從人曰歸語汝
 主吾惟一死毋多言時糧盡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
 則雜牛皮麩藁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
 力盡被執死楊民無不泣下者

徐僑

僑事理宗為太常少卿屢疏時政感憤剴切一日入
 對帝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
 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當今國本
 未建疆宇日促權倖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

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撻討
 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階危而陛下不悟故曰
 臣不貧陛下乃貧帝為之感動

陳仲微

仲微初為蒲田尉署縣事縣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密
 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
 其奴是人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是人慚謝
 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曲在浮
 屠浮屠不服為揭其事於寺鍾而且夕呪詛之他日
 仲微偶過寺見之曰吾向直據法耳何心哉何心哉

質明首僧無疾而歿賈似道用事國勢日危仲微輪對因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陸沈天下之英雄似道銜之

梁成大

成大舉開禧進士苟賤無恥諂事史彌遠家幹萬昕昕言真德秀當擊成大卽曰某若入臺必能擊之昕言之彌遠立除監察御史成大首疏卽醜詆僞學言魏了翁雖已遠竄猶罪重罰輕真德秀不減了翁亦宜削秩貶竄疏入帝覽之曰仲尼不爲己甚乃止成大招權納賂每四方賂遺至必寘堂間寘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也是時小人無若李知孝猶語人曰吾所不堪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李韶

韶五歲能賦梅花以春秋舉進士第史嵩之用事韶疏論時政因曰左氏有二魯公世從其夫季氏世修其勤言所由來者漸也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使威福自我母徒悠悠玩愒而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意蓋以世卿刺嵩之嵩之覽疏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是時杜範亦以廉直顯並稱李杜

陳垣

許應龍附

垣天才特異試轉運司及禮部皆第一以俗學不足學獨師事楊簡風味蕭然史彌遠嘗謂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垣謝曰廟堂之議甚盛乃自垣始得無嫌乎徑就部注處州教授去垣本彌遠甥而立朝論議多與之異彌遠嘗召垣謂曰吾甥始好名耶垣應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

垣官太常獨議袁燾謚餘皆閣筆曰幽厲百世不改謚非諛墓比也他日定朱端謚曰端居臺諫則逐善類列藩牧則務刻剝為定謚衆愿舉朝肅然已臥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集讀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沒於辛丑垣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吾歿矣夫尋卒

垣初四歲時其大父友樓鑰嘗指盤中銀杏使屬對垣應聲曰金桃鑰曰此何據垣曰杜詩不云鸚鵡啄金桃乎鑰悚然時有許應龍者甫成童坐客奇其器貌謂曰小兒氣食牛龍應聲答曰丈夫才吐鳳時年五歲耳仕端明學士

徐元杰

元杰立朝論史嵩之不當起復疏極切直嵩之銜之一日將造朝俄大發熱至指爪忽裂以歿朝紳往弔相顧駭泣訃聞帝震悼曰徐元杰前日在侍不聞有疾何遽至此時太學諸生伏闕懇其中毒且曰昔之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歿於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海而在陛下朝堂之上臺諫亦交疏論列其二子直諒直方乞回恤典以充賞格募告者於是詔募告者賞緡錢十萬然獄竟不成先是侍御史劉漢弼右丞相杜範亦以忤嵩之毒歿

李伯玉

賈似道擅權橫甚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耶何往往多同異衆默然莫敢對伯玉獨出班答曰伯玉殿試第二名即平章不拔擢地步亦可至此似道有怒色伯玉退即治裝歸帝受制似道憤甚以伯玉舊學嘗進之臥內與相對泣下趙汝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其目伯玉曰鐵壁銅山

徐霖 揚文 仲附

霖嘗上疏斥史嵩之姦狀畧云嵩之先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至奪豪傑之心今日

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變化之術甚祕非章章然號於人使爲小人也每於善類中擇其質柔氣弱而易奪者親任一二俟其稍稍異已卽排黜而擯逐之以風其餘疏奏見者吐舌霖自淳祐中試禮部第一理宗喜謂貢舉官曰第一名得人是時太學生楊文仲亦以冬雷極論時事謂天本無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擊之使言世傳誦之

謝枋得

枋得性豪爽忠義自矢每與人論國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徐霖比之驚鶴摩霄舉進士對策極攻時相宋亡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日麻衣躡履東鄉哭人不識以爲病狂也已去賣卜建陽市有問卜者惟取米履委以錢率不受後人稍稍識之延爲弟子論學已忤魏天祐天祐強之比枋得卽不食惟茹蔬果至京尋謝太后攢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不汝若哉病臥僧寺留夢炎使人持藥雜米飲以進枋得怒曰吾欲歿若乃欲生耶擲之地終不食歿先是元旣滅宋福建行省奉旨求人材於江南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畧曰江南無人才

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
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
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
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歿殷命必不黜
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
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狎邪謂梓宮可還太后可
歸而終乃二事皆符其語今求一王倫且無之則江
南無人才可見也吾今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歿豈復
有它志云初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
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且
毋深入待還歲幣卽議和毋枉害生靈也張宴然上
書乞斂兵從和上卽可之兵交二年而無一介行李
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以降因相與痛哭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六

公凜凜無所容念以興滅繼絕謝天下股之後遂與
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歿殷命必不絕
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
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狎邪謂梓宮可還太后可
歸而終乃二事皆符其語今求一王倫且無之則江
文專以率幾百半宗極以剝因跡與齋哭一火豈復
書子媿其到味土唱四之兵交二半而無一余益李
其親人并戮劫掠鳴毒味畏珥害主靈也悲宴然上

